

老家“花莲”是台湾东部濒临太平洋的安静小城镇，小到什么程度？踩着自行车就能走个遍。通常，这种安静的小城镇，都有一座木造火车站，老家也不例外，站前还有个环岛。记忆中这座小环岛曾经是一座喷水池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水池填平，改成了花园。

背对车站，穿过花园的右前方，有一排门面房，其中有一家牛肉面馆，应该是老家当年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牛肉面馆。此品品尝的第一碗牛肉面，就在这家低矮的小面馆。有一回家父路过站前环岛，发现了这家牛肉面馆，于是周末带着家母与我们兄妹仨，出来打牙祭。

祖母在世的时候，家里不让吃牛肉；祖母不吃，也不让我们吃。老一辈的观念里，吃牛肉伤阴德；牛是耕田、拉车的，就像家里的工人，不是一般家畜；就算牛老了、病了，拉不动犁、拉不动车了，念在任劳任怨一辈子，主人有义务养它到寿终正寝，绝没有宰了吃掉的道理。

不仅台湾，我国的农业地带，向来也有不吃牛肉的习惯。所以传统中餐里的禽畜类菜肴，大多数是鸡鸭猪羊，牛肉比较少见。就我个人的理解，中餐里的牛肉菜，应该起源于四川自贡；自贡是井盐

产区，从井里汲取盐卤的汲水泵，都靠牛来拉动；每个矿场都饲养大批拉汲水泵的黄牛，这些牛病死或老死后，就成为盐工们的蛋白质来源，因此传统中餐里的牛肉菜，大多源自川菜体系。

老家站前环岛的那家牛肉面馆，早就不见踪影。人生第一碗牛肉面，从此只能梦里相见。说来奇怪，当年那一口牛肉汤的味道，我始终记得；现在我做的牛肉面，水平早就高过它许多，但就是调不出当年那一口味道。

到台北之后，陆陆续续也尝过不少牛肉面，早期台北著名的牛肉面馆聚集地，“桃源街”，虽然牛肉面馆扎堆，但口味大同小异，没有特别出彩的店。南门市场二楼的无名牛肉面馆，“咖喱刀削牛肉面”算是看家招牌，第一次发现这种新口味，虽然加了咖喱，但不完全是咖喱风味，它融合了清炖牛肉与咖喱两种风味，相当出彩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
今天赫赫有名的永康公园牛肉面，是我上大学之后营业的。当年永康公园牛肉面老头在世的时候，这家店真牛，公园边上支个天棚，基本是路边摊的架势，店里就老头自己，加上一位收碗洗碗的阿

牛肉面的乡愁

高文麒

姨，顾客自己到摊子边点菜，自己把钱丢进篓子里，一会儿自己端面；老头有事就停业、没买到好材料也停业，从不预告，摊子上也没有电话。后来挣了钱，在附近租了门面，一年之后，房东看老头卖牛肉面真挣钱，就要调高房租，老头二话不说，搬回公园边上的老地盘，继续摆摊。

记得是表哥带我去那里的，虽然我读哲学系，但总是跟体育系一起打英式橄榄球，胃口好、饭量大，当老头问我要大碗、中碗，还是小碗。毫不考虑就要了大碗，老头瞄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还是给我做了个大碗，自己去端面的时候我就知道草率了，大碗足足有小脸盆大，满满当当差不多有一斤半的面条，加上牛肉、蔬菜，肯定不少于两斤。此后永远点小碗！中碗都不敢尝试。

永康公园牛肉面，应该是第一家全部用腱子肉的牛肉面馆，汤是一锅出的汤，不像其他牛肉面馆分成味汤与高汤。大块牛肉，汤汁醇厚，真的是“汤鲜味好肉大块”。老头过世之后这家店还在，只是搬到附近租了门面，口味大致还保留着原本的味道，是我每次回台北，必去的牛肉面馆。

还有一家也在永康公

园附近，叫老张牛肉面，这家虽然知名度不算太高，但它是“番茄牛肉面”的鼻祖！自从台北连续举办几届“国际牛肉面节”之后。牛肉面俨然成为台北美食的代表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！林东方、金生隆、洪师傅、段纯真等名店纷纷崛起，十分热闹，将台湾牛肉面推到了另一个高度。

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，不少台湾牛肉面标榜自己是“川味”，明明是台湾牛肉面，为何叫川味牛肉面？

这个问题搁在心里好些年，最终得到一个相对靠谱的答案，台湾牛肉面应该是当年在台湾的四川籍老兵们发明的，当时这些老兵们，经常能配发牛肉罐头，可是这种西餐风味的罐头确实不怎么好吃，所以老兵们都囤积了

不少。当年台湾没有辣椒，一些四川籍官兵，自己带了辣椒种子，试着在高雄岗山种辣椒、做豆瓣酱，做出来的豆瓣酱当然不是郫县豆瓣酱的味道，但还算差强人意，于是就试着拿这种豆瓣酱跟罐头牛肉搁一块儿炖，居然味道还行，煮点面条拌一拌，还能解一点乡愁。后来，这批老兵退役后，有人干脆摆起摊子卖牛肉面，当然这时已经不再用罐头牛肉，而是用新鲜黄牛肉，但还是用豆瓣酱，所以称为“川味”。

这种川味牛肉面也不难做，最基本的做法：牛肉切大块，在加了葱姜酒的开水里焯过，捞起再洗干净。起油锅，爆香葱姜蒜，然后把牛肉跟豆瓣酱放进去翻炒，香味炒出来之后加牛骨高汤，然后再加酱油、糖、盐调好咸淡。接着放入砂锅里烧开，小火慢慢炖煮，估计两三个小时就行了。

结缘陈香梅

李景端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身为一名小编辑的我跟陈香梅结上了缘。回想起来，这当中还真经历过一些有趣的机缘。

大约1981年，我从外刊上获悉陈香梅出版了新书，就想将它引进出版，但苦于同她素昧平生，无从着手。恰巧此时见报载，作家邓友梅访美归来，还说他会晤过陈香梅。我喜出望外，立即给邓友梅去信，说明有意出版陈香梅的新作，请他告知陈的地址。邓友梅很快寄来了陈香梅在华盛顿的地址。我立即去信陈香梅，稍作自我介绍，并诚心向她约稿。没多久陈香梅，秘书来了回信，说陈香梅的书稿，已经授权，不便再给我们。这第一次接触，就这样失败了。此后几年，我每逢新年，都向陈香梅寄贺年卡，她也由秘书向我回赠贺卡。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彼时我正要出版一本《端纳在中国》，想来想去觉得该请陈香梅题写书名。去信后她很实在地回信我。她说，“端纳与她是两代人，端纳在中国之时，她还是学生，对端纳并不熟悉。但又说，端纳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不小作用，这本书很有历史价值，所以她愿意尝试题写书名。只是她离开中国多年，不大用汉字，所以若写得不像样，你们就别勉强用。”其实，陈香梅题写的书名，字迹端正有力，她说“别勉强用”那是谦虚的话，此书出版时就用了陈香梅的书名题字。1991年，陈香梅女儿安娜一行来南京。安娜在美国南方一所大学教书，会中文，当时正在研究中国历史。我请安娜一行吃饭，席间得知安娜要买一批有关六朝历史的参考书，我立刻表示“这事我来帮忙”。随后我烦古籍出版社同事，挑选购买了六朝参考书20多本，考虑到安娜不好带这么多书，我又将它们委托给江苏图书进出口公司，按出口程序直送到安娜手上。这件事安娜自然告诉了她母亲，以至于陈香梅致信我表示感谢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我与陈香梅以不同方式保持联系了十几年，虽然始终无缘见面，但彼此也算成了好朋友。

农民。

由于要我供我上学，所以原本拮据的家庭生活相对艰难。而在母亲看来，生活再清苦，也不能苦了孩子，尤其是上学读书的孩子，说什么也得让他吃饱吃好，当然吃好的标准就是限于家庭条件允许范围。于是，母亲想方设法，时不时地为我摊上一块面衣。

母亲的“面衣”

龚寄托

常记得孩提时的我，一边喝着香稠的江南白米粥，一边大口咀嚼着还冒着热气的甜咸适宜的面衣，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孩童的幸福感。

有几次隔夜贪玩，早上迷迷糊糊的我，迟迟才起床，眼看上学时间紧迫，母亲就将包好的面衣放进我的书包。

母亲犹如一把伞，有她老人家为儿女们遮风挡雨，再苦再难，这个家总是暖暖的。

母亲虽不识字，但性格开朗，乐于助

情人节，我坐在铧角山上，山脚下有片村庄，没有水泥楼房，也没有汽车，黧黑的屋瓦游动在下午的阳光里，是一群被山野网住的鱼。

目光牵着心灵，在对面山坡上来来回回地走。青绿的麦田自村边层叠到山顶，几只石头似的白羊，拱动薄薄的烟霞，缓缓地移动着。光明迷茫，好似几百几千年都驮负在它们身上。

冲动地想要拥起这片山野，折成一块湿毛巾，擦去额头上的倦怠和脖颈里的灰尘，或是紧紧地捂在脸上，深深吸上几口……

啾啾声随风传来，扑噜噜惊飞了树上的灰喜鹊，一支送亲队伍远远地转过山口向村子里走来，我忽然想到“瓜瓞绵绵”，想到了葫芦。

葫芦藤悬垂在门楼，爬上灰苍苍的房坡，雪白的花朵是新娘的纱衣，也是扶棺人哀杖上翕动千年万里的悲凄。而葫芦瓢放在水缸里，放在地头儿的水桶里，放在盛米盛面的坛罐罐里，舀起并滋养了代代草芽子一样菜枯的人烟。葫芦从《诗经》里长长远远地走来，如今怕是再没有人心心念念地种它了。自从有了塑料大棚，有了反季节的瓜果蔬菜，葫芦就只能像闹钟一样挂在风景名胜区的棚架上，偶尔为食客和游客弹奏些应景的曲调。

十来岁的时候，我曾经在家门前种过葫芦。一箩头牛粪，半桶水，半尺厚的油沙土，两尺见方的坑儿，四个角儿点种八颗大屁股的葫芦籽儿。夏天，葫芦藤沿着墙头爬上院外那棵老榆树，滴滴溜溜结出十几个小葫芦娃儿。想让它们长厚实些，我挨个儿把几个大的摸了一遍儿，摸掉上面那层绒毛儿。

秋风响的时候，父亲把几个摸过的葫芦摘下来，锯成几个水瓢、面瓢。可惜少年的我心太浅，放不下整个葫芦架，只知道葫芦籽儿不能吃，吃了长瘦。

鞭炮响了，送亲队伍进了一家院门。院子不大，门楼也不高，贴着红对联的堂屋和厢房很古旧。我不知道那斑驳的门脸上是不是也爬满过葫芦秧。隔着半坡清明，蜿蜒而至的送亲队伍却让我感到一种凉凉的藤蔓似的安适，早年那蓬葫芦一瞬间在心头儿明亮出来，绿蒙蒙盖满了空阔的岁月……



跟着贝多芬、莫扎特一起歌唱

刘蔚

喜欢古典音乐的人，有不少是从认识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开始的。当年，《田园》那清新悦耳、朗朗上口的旋律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，并且让我很快明白了其中讴歌的乡村田园风情。正像贝多芬自己所说：“任何对乡村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去体会作者的意图，无需写上一大堆标题。”这是一方面的因素，另一方面，《田园》之所以令人一听倾心，念念不忘，与它拥有可以让人跟着一起歌唱的优美旋律密切相关。我们往往用“力量”这两个字来概括贝多芬音乐的特性，因此，歌唱或许不是贝多芬音乐的本质，不过，无论是“乐圣”的九部交响曲，还是他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与小提琴协奏曲，都有许多迷人的旋律，它们或者悲壮深邃，或者明快优雅，或者婉转缠绵，或者热烈奔放，但都可以随之尽情歌唱，反复回味，这正是贝多芬音乐雅俗共赏、代代传颂的魅力所在。

莫扎特清泉般源源流淌、阳光般明媚灿烂的音乐更适合歌唱，尤其是他谱写的27部钢琴协奏曲，其数量之庞大，水准之高超，旋律之优美丰富，可以说无有其匹。据说莫扎特养的一只燕八哥聪明绝顶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了歌唱他的《第十七钢琴协奏曲》第三乐章中晶莹剔透的变奏曲主题，令人

称奇。他的《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》第二乐章钢琴奏出的悠扬如歌的旋律，似柳枝随风起舞，又似少女的裙裾飘飘洒洒。到了《第二十五钢琴协奏曲》第一乐章，却一改作曲家惯常的音乐个性，变得气势恢弘，庄严宽广，体现了莫扎特非凡的艺术创造力。

勃拉姆斯外表冷漠，却是内心藏有无限深情的“暖男”。他那部被称为“贝多芬《第十交响曲》”的《第一交响曲》，末乐章中圆号奏出的那支自由嘹亮、宽广深情的旋律，据说他是从阿尔卑斯山牧人吹奏的牧歌中听来的。他将这支旋律写在了明信片上寄给克拉拉，上面还有他写下的几行字：“从高高的山上，从低低的山下，一千次祝福你。”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第二乐章“柔板”（Adagio）开始处柔肠百转、感人至深的主题，他也一定在心中吟唱了无数遍。在写给克拉拉的一封信中，勃拉姆斯提到了这部协奏曲，并告诉她：“我也正在为你画一幅可爱的肖像，那将是Adagio。”

即便艰深复杂如晚期浪漫派的马勒，他的九部交响曲中也有不少美丽动人、脍炙人口的旋律。他的《第五交响曲》第四乐章“小柔板”，如天堂一般纯净柔美，被意大利大导演维斯康蒂用在了他根据托马斯·曼的小说改编的同

名电影《死于威尼斯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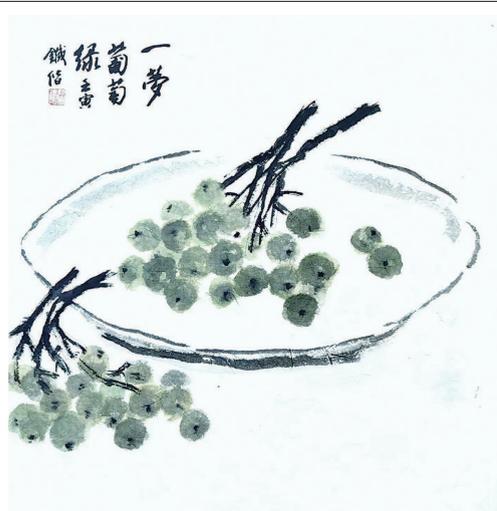
古典音乐中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，我们不妨唱出来，这样可以对作曲家表达的情感与意境感同身受。西贝柳斯的《第三交响曲》，是他住进离赫尔辛基东北的图苏拉湖不远的林地中的新居后，谱写的作品。西贝柳斯告别了以前的铺张繁复，转而追求一种简练内省、力量得当的音乐风格。每每听到其中婉转深沉的第二乐章，我会情不自禁随之轻轻吟唱，细细体味，仿佛可以听到其中作曲家与芬兰的森林湖泊深情的心灵对话。

人到了一定年龄容易怀旧，每当妻子端上一碗飘着缕缕清香的白米粥，伴着绵软香甜的“面衣”，配上一个荷包蛋，我心里总会升腾起一股美滋滋的感觉。对我而言，与其说面衣里有着一股打小就喜爱的香甜可口的味儿，倒不如说它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无限思念。

面衣是宝山北部农家旧时最喜爱的一种面食，即面饼的一种。或许是面饼自身像衣服那样很薄的缘故，故被家乡人称为面衣。

面衣制作简便，只需将面粉调成浆糊状，然后在烧热的干锅内倒上少许食油，再将糊状的面浆倒入锅内，并用锅铲慢慢摊煎而成。可根据食用者的口味，在出锅前添加些许白糖、红糖，等糖溶化后，脆甜可口，香气扑鼻。因为我喜欢食咸的，所以母亲在摊面衣时，加上一勺酱油，再掺杂些许红糖，咸中带甜，甜咸相宜，别有风味。

我出生于有着“金罗店”之称的古镇农家，家中姐弟三人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



绿葡萄

齐铁岱 诗书画

捆不住的大珠小珠/在瓷盘里滚落弹跳/那是汗水/流淌的甜蜜/那是泪水/闪动的晶莹

十日谈

时光里的妈妈

责编：刘芳

孩子出生的那一天，母亲把它忘记了，而她始终牢牢记住的，是孩子们在成长道路上跨进一个新台阶的日子。